

喋血大屠杀

· 郭万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喋血大屠杀

郭万新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喋血大屠杀

郭万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9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册

*

ISBN 7-5378-1131-8

I·1109 定价: 5.80元

谨以此文献给我永恒的故乡，献给那四
千名死难的同胞



1937年阴历8月23的下午，21岁的赵莠沿着斜插过田间的一条小便道，急急地向西南方的塞外古城朔县赶路。他穿着蓝布夹褂和灰布的大裆薄棉裤，一如当地农夫的极普遍装束。只是他的裤上有一片浸渍的血迹，仿佛伴他而行的有一股看不见的腥风。

天色一改曾延续四、五天的阴晦，而变得瓦蓝纯净，宛然被仙界的女儿们洗过，没有一丝一缕的云彩。日头稍稍西斜，照得黄土地一片温热，那些看不见的水汽慢慢地便脱离了土皮，袅袅朝空中高飘。放眼望去，青翠的南山、光秃的北山和遥远隐约的西山似乎首尾相衔，好象把雁门关外的这片土地圈作一个大大的四合院，明代官至兵部尚书的王越曾为它的贫瘠写过一首诗，名为《前题》：

“雁门关外野人家，
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
三春哪得桃花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
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南朝人不信，

早穿棉袄午穿纱。”

诗是这般说的，不过若在平时，每逢无风的日子，其秋高气爽的氛图总也会令人愉悦、产生慵懶倦怠的情绪。然而，今天的赵莠却一路小跑，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很响地在寂寥的四野传散。因为体力消耗太大，他大张着口急促地喘气，汗如雨下。

地里的庄稼呈现一片狼藉的景象。多数的玉米、高粱、谷子和糜黍都已割倒了，却并未被捆住，一抱一抱松散地躺在田埂旁，任凭日晒风吹；有一些未割的豆子已经耐不住季节的催促，老熟的荚子正在接连不断地炸开。然而，田野里却不见半个秋收的人影。按说“八月秋忙，秀女下场”，可今年的农夫们仿佛要抛弃他们终年侍弄、赖以生存、将要收获的东西。

因为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

老远地，影影绰绰的朔县城的影子出现在赵莠视野的尽头。他立刻牢牢盯着，似乎那城池会象海市蜃楼一样马上消失。心间的迫切想驱使他加快迈步的速度，可双腿却好象突然使尽力气，一下子又酸又软。他只好站住，接着又坐到小路一侧的田埂上，稍作歇缓。

汗水浸透了赵莠的衣服。当他解开对襟夹袄的一排布疙瘩扣子想散散热时，低头一眼看见了紧贴胸膛的那件红表布小坎肩。泪水蓦然涌出他眼眶，随即坠滴成串。母亲临咽气的嘱托，又一次在他的心灵深处回响，使他痛不欲生：

“莠子，世道乱了……你快去城里找上柳枝子逃得远远吧！”

柳枝是赵莠的未婚媳妇，赵莠的红坎肩就是她亲手缝

的。本来，他俩去年就该完婚了，可由于柳枝父亲活时欠了本村财主赵进士四十块大洋没法还清，赵进士便要柳枝到他城里的宅中做活。临走的那天，柳枝熬了一夜为赵莠做了红坎肩。没有别的办法，赵莠只好继续给赵进士家扛长工，留在村里耕种赵进士那百十亩的土地。村里离县城一百来里路程，俩人见面的机会便很少了。赵莠拼命地受苦，指望帮着柳枝抵债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眼看着快有个结果，日本人的炮弹也已打碎了他的梦幻。

赵莠娘是今天一大早惨死的。那一阵赵莠正在村南的河滩地里为赵进士家挖胡萝卜，忽然听到正北方枪炮大作，声音渐渐而近，老远的天空也能望见成串的弹道赤焰。他从没有经过这般突然出现壮观动魄情景的怪事，一时手足无措。不过，他猜想必定是日本兵来了。前几天北边有逃过的散兵和百姓，传着说日本兵杀来的消息；可村里人不当回事，有的老汉们还说，阎锡山督军的铁轨比别处窄，日本兵的火车开不上来。可现在看来，那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了。

开始时，赵莠心里虽然惦挂呆在村里的小脚的母亲，但不敢丢开萝卜跑回去看，只好怔怔地等那个老长工赶着马来拉萝卜。然而，当他望见一股冲天大火从村里升腾起来时，便再也顾不得许多，他疯一般跑回村，发现炮弹在村里炸得正欢。首先窜起大火的是赵进士家的大宅院。于赵莠而言，他的悲剧可以说在这一刻便正式开始——一颗炮弹不偏不倚正砸在他家的屋顶，不堪一击的破屋子顿时四分五裂。母亲被半根断椽戳入小肚，气息奄奄。心急如焚的赵莠跑进院门，一眼就看见母亲的下半身被埋入废墟中，她的面孔因极度痛楚而扭曲变形。赵莠无法相信如此深重的灾难会霎时

降临到他们娘儿俩头上，他疯了似的把母亲从土中扒出，望着母亲那血肉模糊的肚腹，浑身如被冰雪浇透。双手抖抖颤颤地，赵莠捧住母亲的头颅，母亲那未老先白的鬓发散乱如麻，两眼中的生机已经快要完全衰竭。她从二十五岁守寡，二十年来一心抚养儿子，谁知不幸的人生又落了个死不瞑目的悲惨结局。

垂死的母亲蜷在儿子怀抱中，只能拣最重要的一桩夙愿诉与儿子，那就是让赵莠到城里去找到柳枝，俩人相跟着逃难，而不要再考虑什么赵进士的债务。仅说出这些她便咽了气，甚至未能来得及说出娘儿俩这几年血一把、汗一把攒下的、准备帮助柳枝的二十三大洋埋在哪个角落——平日挣回钱，她都要严格掌管、埋藏，连赵莠也不让知道。

一个家就此而破，一个世道也就此象赵莠母亲所言的那样乱了。让老百姓想来，世道既乱，一切的伦理、规矩、约束等等理所当然便暂时无须遵守了。赵莠母亲说的，也就是这层意思，她把生存的一个朴素的基本的原理传授给儿子。

现在，除了一身沾着母亲鲜血的衣服，赵莠已是彻底地一无所有。若不是“早穿棉衣午穿纱”的秋天气候使他提前穿厚一些，或许柳枝送他的坎肩也被烧或被埋、而不是贴在他的胸口。日本兵没有进村，搔扰一番又退回山阴县的岱岳镇，他们只不过是由小股部队对朔县地界作了试探性的进犯。就在村里的乡亲扶老携幼往南山避祸时候，赵莠却不听别人劝告，独自直奔县城。一路上，仇恨、悲伤和焦虑交杂在他的意识里，他只想着抢在日本兵开始正式进攻之前找到柳枝，然后再逃到南山去。

“快快找到柳枝！”这一念头不断把力量从赵莠的双腿

产生出来。他忍住眼泪，倔强地从田埂上站起来，继续朝城池迈出步子。渐渐地，那高大的城墙、那城门上的城楼在视线中清晰了。

二

朔县城里乱攘攘的，市民们就象雨前的蚂蚁，男人东奔西窜打听详情，女人则立在门口巷头窃窃议论，整个四大街八小巷出现了反常的热闹场面。

到快晌午时，天空中突然飞过一只硕大的飞机，似乎是擦着城头震耳欲聋地转瞬即逝，并且还试探性地打出一梭机关炮。虽未伤人，但许多人都看到机翼上的太阳徽记，更加胆战心惊，纷纷躲往已在城墙下挖好的防空洞。

自从早上传来日军开出北方重镇大同、一路杀人放火的消息后，惊恐的情绪很快就在全城居民的心头蔓延开了。大同距朔县不过一百二十多公里，其间一马平川，纵然沿路有部分晋军和东北军活动，又怎能阻拦日军的前推？有人猜说，日本人打过来，同民国十四年冯玉祥国民军围城、民国十五年奉军围城的情形一样，只与军队作战而百姓基本可以保全；有人却说，日本人是洋蛮子，对中国人是要杀尽灭族的。这样沸沸扬扬，众议纷纭，但谁也不敢肯定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局势，大伙不知究竟该从城里逃出乡下，还是呆在城内守家不动，于是，众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县长郭同仁身上，无形中郭县长成为关系到满城人何去何从的决策者。

正午时分，郭同仁饭也没吃就离开县衙，带着两名黑衣

警察沿北街走出北门。就目前而言，他是这座古城里的父母官。连日来，他不停地与县公安局长白生成及驻县的东北军何柱国部三团十一连的头目协商应付当前紧张局势的对策，但总没有一个统一意见。

站在城门外护城壕的沿上，郭同仁背操双手，紧皱眉头，久久地凝望着北方旷远的晴空，其模样如一座雕塑。这位阎锡山省政府治下任命的县官，年约四十五、六岁，方脸宽额，胡子刮得十分干净，看去既斯文又不失威严。他穿一身黑蓝色的长袍马褂，戴一顶呢质的礼帽，上上下下纤尘不染。倒是这一洁癖为他平添了许多临危不惧的气度。

其实，郭同仁的内心最为杂乱。首先他自己面临着—场严峻的考验。朔县城是守是弃，此刻他的话最有发言权，不管别人怎说，拍板的只能是他。不过，要作出这种至关重要的选择，于郭同仁而言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天深夜，当他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便已派出三名很能干的下属，护送他的妻子儿女离开朔县，南经太原前往他的洪洞老家。妻子是悲泣而去的。大战前的离别谁也能意味出什么。临别时，妻子连续三次跳下马车，奔到他的身边，依依不舍，那情形令郭同仁痛断肝肠，从而使他进一步体会到草民百姓被官府逼得生离死别的那种滋味。不过，送走妻子儿女后，郭同仁心中总感到了宽慰，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别无选择地处身在民族危亡的腥风恶浪中，但毕竟没有因自己的为官而使妻室受连累的可能了，于是基本可以说没有了后顾之忧。

日军的攻势太猛，简直可称“势如劈竹”，不仅象朔县这样的小县份的民众官员毫无精神准备，即使蒋介石的国民政

府和阎锡山的省政府也手慌脚乱。关于雁门关外的战士策略问题，郭同仁曾在近日数次电询省政府，省政府的指示只是重复前段时间给各县所下达过的命令：“寸土不放”。可是究竟怎样做到“寸土不放”，却又没有一套详细和周密的安排部署，大概着急之下还来不及制定行之有效、因地制宜的作战方针。试想，从这年的“七七”事变到九月二十七日，不过八十多天，中国已连失北京、天津及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显得不堪一击，给每一座尚未沦陷的城市都罩上沉重的阴影。郭同仁便是这阴影下的一个县长。事实上，自他到朔县上任以来，还没有独自作出过这般重大的选择。

跟在郭同仁的身后，城门口涌出许多的百姓。见郭同仁久立无言，有些性急胆大的，已经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

“县长，日本狗的真会来？”

“郭县长，狗日的小日本真能占了咱这城？”

“小日本……小日本到底多厉害？”

……

令郭同仁奇怪的是，百姓中无论是有些身份的富家主儿，还是衣衫破烂的穷汉子，没有一个因胆怯而建议弃城逃跑的；大伙总还自我感到日本人该受小瞧，而不会有消息所传的那样难以抵挡。总之，他们认为县长留在城内，那么城池便好歹具备安全保障的基础。

城外的几条大路上，往城里投亲访友以避战乱的乡下人已很零星，不再有前两天间大量入城的那势头。这表明认为城内安全而又有条件入城托身的乡下人为数已经不多。郭同仁的目光沿路扫出很远，忽然他觉得，战争前夕路上行人寥

寥无几，却正好印证了俗语“路断人稀”的描述，倒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百姓的嚷嚷声中，郭同仁的内心变得烦乱急躁。但他面色上并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一直没有向百姓说半句话。他只感到身后的城池渐渐占据了整个思维，沉重地向他施加压力。于是他收回北望的目光，扭回身去，仰视那一律用大方砖包筑而起、高约十二米的城墙。城墙比较完整，城头的垛口一个接一个排列远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据史载，这城墙还是明代洪武年间朔州卫衙门修筑的，周长共有三千七百多米，四座城门顶上还修着城楼，门外又各筑瓮城。其中东门称文德门，西门称武定门，南门称承恩门，而郭同仁所望着的高大的北门门洞上，赫然上书“镇塞门”，门洞上的城头，一队东北军战士持着枪，如临大敌地来回巡视。

“这么坚固的城墙是干什么而用的？”郭同仁深吸了一口气，无言地问着自己，心中竟产生了一种与百姓同样的情绪：堂堂中华大邦，竟受到东洋的弹丸小国的欺凌和入侵，这该不是对炎黄民族莫大的讽刺？难道中国人只能用打内战来表明他们好战的嗜好，只能让历史记载一次次的所谓“直奉大战”、“蒋阎冯大战”等等，而对付外来的强盗束手无策？

那层层方砖、整齐的垛口，那雄伟的城楼，仿佛组成一系列问题，让郭同仁回答。郭同仁仍在思索：“祖先修这城是干什么用的？”忽而，答案闪电般跃入郭同仁的意识中——纯粹为抵抗……

这时候，县公安局局长白生成与东北军十一连的连副吴

巨各骑一匹马沿护城壕从东门方向转到北门。俩人都穿制服，一黄一黑，还颇整齐。走近郭同仁时，他们下了马，向郭同仁投过探询的目光。

那吴连副瘦削的脸上黑须横生，满面严肃的临战气质；手枪斜挎在他的左胯，随他的走动来回摆动。白生成三十八九年纪，面皮白净，有老百姓谣传他在省府有位掌权的亲戚，还会提拔。他首先开口操着浓重的灵丘方言问郭同仁：

“县长，到底怎么办？”

这句话虽然听来是请示式的，但郭同仁却从中感到白生成的聪明之处。他知道白生成本不赞成死守，但从不直率地提出来，这样无论坚守还是弃城，责任都由县长承担，将来说起，白生成还有推卸的余地。但是，郭同仁在此时已无暇去和他作什么进一步的商讨或研究。

“我们只有守城。坚守。”郭同仁一字一顿地说。这样果断的口气令白生成和吴连副同时吃了一惊。

“这片小小的弹丸之地？”白生成话语间露出他心中的本意。他一直猜测，作为文官的郭同仁必定会首先丧胆而提议逃跑的。

郭同仁微微一笑：

“不错。朔县城虽小，可地处交通要道，是为雁门关、宁武关的屏障，一旦失陷，必会牵动大局。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况且上级没有撤离命令，我们不守又有什么办法？一来面对的是异族入侵，二来吃国家俸禄……”

“可日军已于九月十八日占了山阴县城，昨天又占平鲁城……”白生成皱着眉头说，“日军锋芒正盛……”

不等郭同仁作答，吴连副插上话来：

“撤退么？我们是退了何止千万里才到朔县的；至于守呢？我们既驻于此，按规定县长是当然的军法官，守退全听县长。”

吴连副是久经大战的老兵，自然对战局有一定了解，但他只字未谈，倒在口气中表达对郭同仁的支持。他很佩服郭同仁的勇气，料不到郭同仁关键时刻这样干脆。

从吴连副的语言里，郭同仁受到一种有力的感召。他听出吴连副心底对那些曾命令他们一次次放弃抵抗者的无奈与气愤。当下，他赞赏地看了吴连副一眼，颇有信心地说：

“这城，咱试试守他一番。成败就看天意。”

其实，既说出“天意”二字，却又不能不说明郭同仁内心对坚守的毫无把握。但他必须走这一步棋，帮白生成打消怯意。

白生成似乎感到孤立，于是他才说出自己的担忧：

“守，当然……应该守……~~更区~~军人员有素，武器先进，咱们守得住么？”

“唉，这场合还能打保票？”郭同仁叹了口气，“古语里不是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么？”

为了进一步打消白生成顾虑，使白生成鼓起信心来，郭同仁重新把形势分析了一回。他说：

“咱们北面，在平鲁的山区白洋洼有吴连副他们的兄弟部队驻守扎营；咱们往南的神池县一带，又有从绥远撤下来的晋军赵承授将军的骑兵团，还有傅作义的一股子部队，这已成了犄角之势。只要咱们齐心，互为配合，抵抗他三五天，阎督军的大队人马必会赶来救援。到那时内外夹击，建

立大功就在一举……”

听郭同仁叙述得胸有成竹，白生成不好再说什么，当下他们三人就在城壕边上协商，终于决定用沙袋填堵四门，实施固守待援之计。

接着，郭同仁让吴连副立刻去召集部队，分兵四门负责防务事宜——因连长前天出城去团部联系未归，吴连副承担了领导全连的任务——又派白生成领警察去城中动员百姓捐献麻袋、参加堵填城门。布置完了，郭同仁吁口气，刚想转到东城门去看看，忽然有几个百姓大惊小怪叫起来：

“哟，快看，那边路上跑来个浑身带血的人……”

郭同仁闻声止住脚步，循着人们指点朝东北一望，发现一个青年汉子急促地几乎踉跄地跑过来，他的衣服上果然是血迹浸染。

“这定与日本人有关。”郭同仁说，他命令身边的警察：“快把他叫过来，我有话问。”

青年便是赵莠。他的模样若在没有战争的日子，必象杀人亡命的逃犯。百十里路的竭力疾行和心灵承受的打击把他折磨得狼狈不堪。他脚上穿得一双破鞋子早已走飞了，左脚被什么硬物划破，每迈一步，黄土路上就留一个血印子，让人看了无不心颤。当一群百姓向他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他或议论他的声音传给他耳中，他真切地意识到：目的地到了，柳枝就在城里。他目光凄凄地看看众人，还没有说话，警察便带他到了郭同仁跟前。围观的老百姓都被轰开去。

“这是郭县长。”警察告诉赵莠。

赵莠看看县长，恰好迎住郭同仁温和的眼神。郭同仁问道：

“后生，你是哪村的？叫啥名字？”

俩人对视了短短的一瞬，赵莠的鼻子忽然发酸，嗓子也哽咽了：

“叫赵莠……赵家庄的……”

郭同仁仔细打量赵莠身上的血迹和流血的赤足，又问道：

“日本兵到你们村了？”

“我没碰上日本兵……可炸弹把村子……炸坏了，房子起了火。我母亲……”赵莠话没说完，已禁不住潸然泪下。

“哦——”郭同仁不觉吸口凉气，“这么说，日本人离朔县城只一百来里地了？”

形势比郭同仁估计得严重，因此他由不得怀疑赵莠是在说谎，他想：“莫非这小子是日本人派来造谣滋事、蛊惑人心的奸细？”于是他再问道：

“你……到城里干啥？”

赵莠张张嘴，不敢实情相告。他猜测，县官一定为富人说话，怎能允许他带一个财主家的使女赖债而逃？因此，吞吐一会他才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没有家了。”

这句话倒颇使郭同仁听了舒服。以他理解，遭到外寇侵杀的百姓毕竟还是要找他们的政府寻求帮助的。他又问赵莠：

“那么你城中有亲友么？”

“没有。”赵莠回答着，忽地又多了个心眼，他想，自己既是前来悄悄带柳枝的，总也不好躲开赵进士耳目，倒不如说句谎话，也不至于到赵家后被提防。于是，他又说：